



◎ 严歌苓

1958年生于上海，曾出版三部长篇小说，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9年赴美，现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修英文文学写作硕士学位。

1990年起作品在台湾多次获大奖。



文瀚阁
创作丛书

第一辑

严歌苓 著

扶

桑

中国华侨
出版社

I 2475
735

95381

● 文瀚阁创作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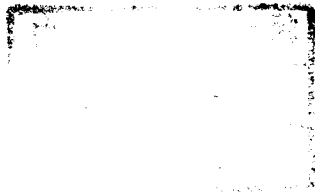
扶 桑

严歌苓 著



20009347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扶桑/严歌苓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6

(文瀚阁创作丛书/唐达成, 金宏达主编)

ISBN 7-80120-089-6

I. 扶… II. 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3800 号

DQ34/55

●文瀚阁创作丛书

扶 桑

著 者/严歌苓

责任编辑/邵勉力

封面设计/李呈修

版式设计/林 达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

印 刷/北京北方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625 字数/153 千

版 次/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0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邮政编码: 100028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ISBN 7-80120-089-6/I·17

定价: 8.40 元

《文瀚阁创作丛书》

出版者言

金宏达

文瀚阁，非实有其阁也，直白地说吧，文瀚阁，是个空中楼阁，是在一个寸土千金、华厦林立的现代都市中，首先浮现在想像中，继而，文化人愿以笔墨和纸张构筑的一个楼阁。

往昔乾隆皇帝组织纂修《四库全书》，分藏文渊、文源、文津、文宗、文汇、文溯、文澜七阁，规略宏大，可谓猗兮盛哉！此丛书题名“文瀚阁”，也并非意在追蹶遗迹，僭补一阁，其实只是寄托一个愿望，一种向往。

在我们看来，出版社与古之藏书阁今之图书馆，其实都共负着一种使命，即进行文化积累。对于当今文化的生产，有人持悲观的论调，有人抱乐观的态度。有的作家下海经商了，然而确切的，不是全部，也不是多数。小说似乎好卖了，地位提高了，然而不幸地，也孳生出它的兄弟，就是滥造。人文精神的重建，是个太伟大的抱负和口号，而同样内心怀有热望的我们，或许只能竭

绵薄之力，修建如此一个“文瀚阁”，以搬运瓦石，悬架梁檁的喊号声，聊助声势。

举凡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各种优秀著作，都希望陆续“入阁”。鲁迅先生说过，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本阁既是“空中楼阁”，当然期待有正行空的大精神、大艺术的天马，与我们相遇。

总 序

唐达成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大变革与大发展的时代，给文学带来了生气与机遇。

这些年来，文学创作相当繁荣，不管有多少人说长道短，也不管在社会生活中，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有多少起落浮沉，但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势头。随便举个例子，九四年仅长篇小说就达五百余部，数字也许还并不精确，但这势头可以说是空前的罢。

随着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与提高，文学创作还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从出版数量的增长和作者队伍的扩大，都已证明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是令人欣慰的。

从文学的诞生、沿革、演变的历史看，人们对之有兴趣，有热情，有爱好，是因为文学曾带给他们精神上的享受，审美上的愉快，思想上的启迪，人生体验上的感悟。试想人们在生活种种复杂错综的际遇下，在悲喜哀乐的漩涡中，还能“偷得半

日闲”，静下心来，从容地读读文学作品，如果不是其中有一种令人欲罢不能的魅力，怎能设想呢？可以说，人类几乎从一开始就有认识自己和认识自己生活的世界的要求与冲动；而作为生命的个体，人又实际被限定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生活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这种限制与追求突破有限，向往无限的激情，就成为作家的创造与探索和读者欣赏与品味的根基。人不仅有好奇心，渴望从广漠的世界中得到人生的智慧、人生的理解与人生的体验，也希望从作家所叙述的外在与内在故事中，寻求某种认同、某种理解、某种抚慰、某种刺激，使自己得到滋养、得到超脱、得到援手、得到升华，从而使自己得以走出生存的种种窘迫困境，在漫漫的人生长途中，找到自己生命价值的取向与漂泊灵魂的归宿。虽然在作者笔下所呈展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但这毕竟又是作家的主观体验与客观世界相契合后，饱和着作家自己大领悟、大感受、大智慧的产物。世间的百态万象，情感的波澜起伏，人情的冷暖炎凉，尘海的浮沉荣辱，在作家笔下，都会以百姿千态的形式体现出来，成为人文精神的载体。所以清人姚鼐说：“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有的作家从自己艰辛的实践中，认定创作是“置身于地狱却梦寐以求天国的一种行当”。曹雪芹也无限感慨地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因此王蒙评点《红楼梦》为：“是恋歌也是悲歌，是炫耀也是忏悔。”这都是文学家语言，但此中酸甜苦辣的况味难道不能体会么？哪一部有份量、有力度的作品不是饱含着作者历经磨难、参透人生，在爱爱仇仇的冲击与体验中写就的呢？地狱的熬炼成就了精神的花朵，这或许就是作家的命运。

在摆脱了定于一尊的框架与禁锢后，文学创作的繁荣与活跃，出现了真正争奇斗妍、领异标新的局面。诚然，对于作家

而言，“才有庸莠，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刘勰语），这决定于作者自身的才情禀赋与学养思致。有的作家才气发扬，以丰神情韵见长，有的作家思虑深沉，以筋骨思理见胜，有的作家体察入微，以刻析心理敏锐见彩，各有擅长，亦各有所短，不能一概而论。但文章体制，与时因革，在创新的世纪，开放的时代，却不能不大大开拓了作家的视野，所谓“时也既殊，物象既变，心随物转，新裁斯出”（见姚华：《曲海一勺》）。这些年的文学创作领域，不同的艺术风格与不同的审美把握，呈现出多元多采的丰盈面貌，是很明显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把文学风格分成八类：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而现代文艺学对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的小说的区别分类，则又大体上称之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中国的古典小说有人又分为章回体、演义体、笔记体、传奇体，现实主义有人分为批判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体验现实主义等等。其实，如此这般的分类，只能是大体的、笼统的、理论上的。在作家“悄然凝虑，思接千载”的想象世界中，考虑更多的并不全是形式本身，却是对于自己所把握的审美对象的奥秘的窥探、切入、破译和解读。十八般武艺，不分轩轻，融汇贯通，只要有助于揭示和倾吐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想，便都注入文学的肌肤中，而形成文学创作天地的巍然。我们编辑的这套《文瀚阁创作丛书》，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征博采，兼蓄并取，无论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各类文体，只要出于切身的感悟，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探求，出于对人自身命运及其处境的关怀，出于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开发与垦拓，我们就愿把它作为精神长河中的智慧花朵而加以采撷。

不久前，美国教授亨廷顿断言“文化将是截阻分隔人类和

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这武断的立论，恰恰提示了我们，使我们意识到文化在人类相互交流与沟通中的重要作用。还是英国学者雅可布·布洛诺夫说的好：“人是非凡的，并不因为他从事科学，也不因他从事艺术，而是因为科学和艺术是人类惊人可塑性的表现。”因此人类的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并非无由的臆想，更无需叹息悲观。重要的却是在文明进程中坚韧不拔的努力，得以使我们走入充满理性、充满智慧、充满激情的世界，并使人类的精神追求不断上升，人性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强大，我们的努力就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而足以使我们感到一丝小小的慰藉，一点小小的满足了。

这就是你。

这个款款从喃呢的竹床上站起，穿腥红大缎的就是你了。缎袄上有十斤重的刺绣，绣得最密的部位坚硬冰冷，如铮铮盔甲。我这个距你一百二十年的后人对如此绣工只能发出缺见识的惊叹。

再稍抬高一点下颏，把你的嘴唇带到这点有限的光线里。好了，这就很好。这样就给我看清了你的整个脸蛋。没关系，你的嫌短嫌宽的脸型只会给人看成东方情调。你的每一个缺陷在你那时代的猎奇者眼里都是一个特色。

来，转一转身。就像每一次在拍卖场那样转一转。你见惯了拍卖；像你这样美丽的娼妓是从拍卖中逐步认清自己的身价的。当我从一百六十册唐人街正、野史中看到这类拍卖场时：几十具赤裸的女体凸现于乌烟瘴气的背景，多少消融了那气氛中原有的阴森和悲惨。

你始终不同于拍卖场上的所有女子。首先，你活过了二十

岁。这是个奇迹，你这类女子几乎找不出活过二十岁的。我找遍这一百六十本书，你是唯一活到相当寿数的。其他风尘女子在十八岁开始脱发，十九岁落齿，二十岁已两眼浑沌，颜色败尽，即使活着也像死了一样给忽略和忘却，渐渐沉寂如尘土。

而你绝不同于她们。

不要急着展现你的脚，我知道它们不足三寸：两个成了木乃伊的玉兰花苞。别急，我会给你机会展露它们。你毕竟不像活在一八九〇到一九四〇年间那个女人，住企李街一百二十九号，靠展览她的三寸金莲挣生计。每天有几千游客肃穆地在她门口缓缓移动，看她死亡的足趾怎样给平整地折向脚心。他们多半从已有斯文的东部来，也有的从大西洋彼岸来，专门来参拜这活生生躯体上的一个古老末梢。他们从那脚的腐臭与退化中，从那盘根错节的繁杂秩序中读出“东方”！

我已经基本上清楚你的身世。你是个二十岁的妓女，是陆续漂洋过海的三千中国妓女中的一个。你登上这遍地黄金的海岸时已二十岁，因此你成熟、浑圆，是个火候恰好的小娘儿。你没有技艺，也没有妖惑的妩媚，丝毫不带那千篇一律的淫荡眼神。你的平实和真切让人在触碰你的刹那就感到了。你能让每个男人感受洞房的热烈以及消灭童贞的隆重。

因此你是个天生的妓女，是个旧不掉的新娘。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夏天，圣弗朗西斯科那条六呎宽的唐人巷里，某个笼格般的窗内站着个不小巧的女子，就是你。

你有个奇怪的名字：扶桑。你不是从广东沿海一带来的，因此你的售价比“阿珠”“阿彩”“阿嫫”们要高。沿海地带女子很难证实自身与港口川流的洋水手无染，身价都要低三成。

这时你看着二十世纪末的我。我这个写书匠。你想知道是不是同一缘由使我也来到这个叫“金山”的异国码头。我从来

不知道使我跨过太平洋的缘由是什么。我们口头上嚷到这里来找自由、学问、财富，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想找什么。

有人把我们叫作第五代中国移民。

你想我为什么单单挑出你来写。你并不知道你被洋人史学家们记载下来，记载入一百六十部无人问津的圣弗朗西斯科华人的史书中。是作为最美丽的一位中国妓女被记载的。记载中他们不苟言笑地说：“那个著名的，或说是臭名昭著的华裔娼妓扶桑盛装出场时，引起几位绅士动容而不禁为其脱帽。”“被视为奇物的这位华裔妓女最终经核实，她的身体与器官并非特异，与她的白种同行大同小异。”

你知道我也在拍卖你。

你再次转身，现在我看见你脑后那个庞大的发髻，一根白玉簪，一串浅红绢纱花从左耳一路插下来，绕半个髻。几年后你的发髻深处将藏一颗制服铜钮扣，是克里斯的，那个白种少年。

第一次见你，起念嫖你时，他只有十二岁。

还是在一切都没开始的时候，一切乱糟糟的情、冤孽、戮杀都尚未开始。

我们来看一看你最初的模样。现在很好，我们之间的遥远和浑沌已稀薄，我发现你蓦然间离我这么近。

最初你并不出色。你二十岁。比起干你这行的女子们，你已太老；二十岁，该是去死的年龄。

扶桑你要叫啊。你十三、四岁的前辈教你。你卖不出去，晚饭是没有的。再卖不出去，你就给剥光衣服，让蘸了水的皮鞭抽。比你年轻的同行觉得你是一堆废物，不会叫卖自己，不会对窗外的男人把眉眼弄得勾勾搭搭。

史书对这种肉体叫卖都有详尽记述——

“华裔妇女们的叫卖通常有三种——‘中国妞儿好啦，先生里头看啦，您父亲他刚刚出去啦!’……

‘一毛钱看一看、两毛钱摸一摸、三毛钱做一做啦!’……

‘才到码头的中国妞，好人家的女儿，三毛钱啦!’……

偶有为如此直接坦率的言辞和低廉的价钱打动者，回首留步，在大同小异的半大女童中选定一位。”

你是不叫的。有人往你看，你慢吞吞对人一笑。你笑得那么真心诚意，让人觉得你对这世道满足极了，你对这个看你的人中意极了。

恐怕就是你的沉默和你心甘情愿的笑使识货的人意识到你绝不是一般货色。有人开始在你窗前慢下步伐。你就像此刻一样，从咿咿呀呀的竹床上站起。你显得高大、实惠，动作的稍微迟钝使你几乎是庄重的。

人们一时间忘了你是个笼中待售的妓女。

好了，我基本看清了你最初出现在金山码头的模样，绝不会让你混淆于来自中国的三千红粉。

晚间的雾从海里浦上岸。街上的尘土被雾浸湿，变得沉重，沉淀下来。

不再从扶桑的窗子袭进呛嗓子的细尘。

有些冷，有些饿，有些困倦，扶桑看着马车上一颠一颠的灯。

隔壁是十四岁的阿白，已经把噪音叫成了撕布声。三个白鬼仔走过，不超过十一、二岁，听阿白叫，伸出脏手指抵在喉头，发出纸在风里抖的笑声。

阿白改口叫道：快进来呀，你爸爸刚走！

小白鬼们像莽汉那样敞开怀，露出大而怪状的肚脐。他们

求阿白解开衣钮。

阿白和他们在价钱上扯皮，一边把衣襟扇开扇合。阿白的乳房像毒蚊叮出的两丘肿块。脸上有十来粒浅浅的天花斑。

阿白的竹床唱起来，出来了节奏：啾呀、啾呀、啾呀。阿白今晚上有饭吃了。

扶桑离开窗口，这屋很小，她只跨四步就到了那块帘子跟前。帘子上落了几只苍蝇，冷得飞不动。帘子上绣的花还是红是红绿是绿。扶桑撩开载着肮脏和红花绿叶以及苍蝇的帘布，进去，提好裙子，落身在红铜便盆上。

便盆旁是一只洗盆，里面的水还素净清亮。没客来，水里没添荤。扶桑早就给一遍遍训教过：客人一走就去洗，不然你一身荤味道。

小竹架上放着香碱，香粉，胭脂。扶桑抠一点胭脂膏添到嘴唇上。她喜欢它的果蜜味。

阿妈推门进来，用猪油渣似的焦糊嗓音唤扶桑。阿妈姓梅，一天到晚手提个大铜壶给各屋的洗盆里兑滚水。

扶桑一头答应着，从便盆上站起，有点舍不得她在便盆上坐出的一圈温暖。

阿妈朝盆里兑了水，屁股先拱出帘子。她说：还是没客，我又要白出你米钱，咸鱼钱。阿妈把两根蛾眉一伸，对扶桑笑着叹气：嘴含了金子？张口怕它落出来？

扶桑缄口笑笑。

十二点一过，你脱好衣服等在我房里。他要好好打你一顿。听见有哇？

扶桑答应说都听见了。

记住要把头发紧紧系起。阿妈又说，别给他扯你头发；一扯女人头发，他就打得上瘾，打几多他都记不得，打断气他都

不知。

扶桑说：记得了。

头发真深，阿妈说，真是一头好头发——一天要用我半两梳头油。

扶桑说：阿妈你早去歇息。

阿妈说：哭什么？

没有没有，扶桑摇头，就是饿。

阿妈说：你不饿。饿了尿不出；才听你尿那么长一泡。

扶桑想问阿妈要好些的檀香点点，阿白送客的声音岔了她的神。

阿妈说：要好好做了，你这女仔，二十岁了。别的女仔二十早做出金招牌了。你还做不出，我下月要卖掉你了。

给打过鞭子，又涂过油，扶桑慢慢顺着黑乌乌的走廊走。那头是个饭厅，灯色金黄。她走到第三个门身上就松快起来，鞭伤凉下去了。进了饭厅门，里头有张大桌，团圆地摆了十六把椅子。桌面上东西都收净了，这处那处黏着鱼刺和菜叶。瓦盆里搁了小猪脑壳那么大而肥硕的鱼头。鱼头给白水煮过，嘴唇上还有深红色的血。

扶桑想阿妈刚说的要卖她不知真假。阿妈舍得这么大的鱼头给她吃。她摆摆手轰开盆子沿下的一些蟑螂，坐下来，从裙子下面拿出两个脚，搁在对面的椅子上。

扶桑把鱼头折散，一片片举进嘴里去。

阿妈在走廊里喊：扶桑你有客了。

她答应着阿妈，从腋下抽出巾子，擦擦鼻尖上吃出的细汗。又听阿妈喊：扶桑你吃到耳朵眼里去了，我喊你你听不见？

扶桑起身，更响地回应阿妈，一边扯扯拽拽坐得长短不齐的裙子往自己屋走。

慌张和欢喜让她步子不匀，有些蹦跳。一个月时间，她就等这么个人，等来了，她不该又慌又喜吗？

回到自己的笼格里，扶桑唬一跳，以为撞错了门。这里头戳了四支红蜡烛，上好的檀香在屋里绕成网、织成幕，熏得她眼睛也细了。

蜡烛火舌扭动，整个屋子的金红空间也跟着不稳了。扶桑想，阿妈也是欢喜她的，舍得这么好的香烛。

她对镜子看看，两颊的火。她用梳子把两鬓抿齐，很响地攢下梳子，抓起花插上。扶桑的头一个男人会是什么样子？她头不敢回。癞痢？跛腿？独眼？兔嘴？她笑起来，随那门吱吱地给推开。

很静的一个人进来了。

扶桑是从镜中看见了他。她一咬嘴唇，把胭脂吃掉不少。

他连笑都没有。他就那样半个人在门内地看扶桑从凳子上升起，眼睛不懂得和不相信地瞪着。

扶桑在心里把他比量一下，他大约不比她矮多少，身量齐她耳朵，但他脸的轮廓和比例仍属于儿童，因而他显得比他本身要矮小得多。

扶桑不知这男童许多次藏在树影和墙影中看她。他没有见过比她更奇异的东西。他常常蔽在黯影中，边观看她边咬着拇指；她的每一个稍大的动作都使他咬疼自己。

扶桑不知道他用一面小圆镜将她一个细部一个细部地观赏过。他从小就学会用那面镜子把广漠世界的任何景物收拢为他瞬间的拥有和私藏。

在扶桑眼里，他只是个男性儿童，和阿白的那些小嫖客没大区别的小白鬼。她还是打定主意好好伺候他。

她脱掉足足吃进十斤丝线的大袄。这袄妓馆只有一件，给

首次待客的姑娘穿。

克里斯，男孩说。克里斯朵夫，我的名字。叫我克里斯吧。他把嗓音压得低而粗壮，做成绝非生手的样子。

扶桑半蹲一下，说：我名字叫扶桑。

他早已问出了她的名字。

扶桑又说了请坐，饮茶，先生是否过夜之类。她一共会讲二十个英文词。

克里斯的眼睛惊奇地睁着，去打量这屋的陈设。

檀香的烟弯曲缭绕，使这屋的陈陋显得合理，恰如其分。

扶桑从门缝里接过一壶新烧的茶，还有一盘染成血色的西瓜籽。这是规矩。酒很少有，酒之后常是殴打、行凶，然后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女人。

一张桌上盖着桌布，两侧两把竹椅上面有绣枕，破绽的角上露出灰色棉絮。对面是个竹床，上面悬一顶粉红帐子，折皱的地方不再粉红，被焚香的烟熏成灰黄色。墙也漆成粉红色，也给烟熏得不鲜了。克里斯藏不住他眼里的好奇。十二岁男童那带有侵略性的好奇。

扶桑在斟茶了。淙淙的水声让这男童把目光调转过来，落到她身上。

扶桑斟茶时头偏着，耳坠有了痒痛似的躲闪、抖颤。她转头对克里斯笑，茶就这样斟到了盅子外面。银灰的烟把她变得幽远。

扶桑自己坐下来，提一下裙子，两只红色溜尖的小脚一只架在另一只上。

克里斯的眼睛马上跟到那两只若有若无的脚上。一切关于这双脚的谣传都在他眼前被证实了。真的有如此残颓而俏丽的东西！